



茶淡知真味

□ 张锦凯

冬天,有一种茶聚叫围炉。一杯清茶待知音,围炉煮茶不知温暖了寒冬里多少推心置腹的彻夜长谈,用怡人的茶水泡一段美好的时光。淡淡的茶香,可以氤氲点点记忆,可以释怀一段情愁,也可以冲淡一身的浮华。无论是细品功夫茶,还是豪饮大碗茶,总能让人回味无穷,只要拥有一颗懂茶的心,那就是品味生活、茶修人生:以茶修德,以茶修心,以茶修性。

一片小小的叶子,却承载了“茶为国饮”的文化基因,蕴含着深邃的哲学思想。从“茶马古道”到“一带一路”,一缕茗香飘过厚重的历史,依然向世界散发着茶淡知真味的中国式雅致生活。

泡茶,品茗,静思。浮躁之人是饮不得茶的,看着近在眼前的茶杯,却无法体悟到一缕茶香的意境,就如同写文章,不到心静如水,哪能道出句句真情,更别说去品了。茶淡心静,饮一杯清茶,让自己放松,让时光变慢,无关风月,不争名利。一杯茶里的幸福,不讲究喝茶的环境,只追求心的安宁,便可淡然饮茗于市井。曾去一嘈杂的集市,在人来人往间经常看到一位卖杂货的老者,坐在一把陈旧的竹椅上,笑看人间百态,只因手中一杯茶,慢品,却能独享其中之静。将茶的气质带入日常的生活工作中,即便心中有再多的繁杂琐事,也能坦然处之,平静如斯,在平淡如水的日子里活出好滋味。

一杯茶,还原一个春天,茶是有生命力的。茶是活的,需要灵性,水乃茶之魂。好茶配好水,煮茶之水必是集天地精华的花露、细雪、甘井、灵泉,其泡出的茶:色活、香活、味活,一片片茶叶鲜活得如同枝头再生。《红楼梦》中,妙玉是真爱茶,就是不知道用存放了五年的“梅花雪水”煮出来的茶是什么味道?或许,这只是妙玉对茶的一种文化和精神的“品味”吧,可意会不可言传,不过不管用何种水,总算把一杯茶唤醒了。

几克茶叶要想鲜活在杯中,可以等你很多年,从不焦躁,也不抱怨,甚至都没有期待,然而一旦茶遇水,那就是一场山水相逢的梦。沸水冲入的瞬间,茶叶在杯中上下翻滚、沉浮,舒展自己的身姿,释放自己的清香,还原自己的本真。没有人在意是高雅的“品茗”还是通俗的“喝茶”,只在意那是一杯茶,淡而鲜活,生活的真味最抚人心。

记得我实习培训期间,上班前总是先替师傅沏一杯热茶。在袅袅的茶香中,师傅一边慢慢地品茶,一边将工作经验、常识、细节娓娓道来,这样的场景每次想起都是一种温暖。

虽然人走茶凉是形容世态炎凉、人情淡漠,但更多的时候还是茶淡暖人心。“快来喝杯热茶!”这样一句招呼,就算不喝,心也是暖的。冬日,“寒夜客来茶当酒,竹炉汤沸火初红”,为客人端上一杯热茶,泡的是茶,奉的是敬,手暖心更暖。

在一些公共场所和服务窗口,给人们准备了免费的茶水,萍水相逢,一杯热茶虽微不足道,却给匆匆的过客送去一份温暖!淡淡的茶香从来就承载着中国人的待客之道:礼承人情,茶暖人心。

有人说,生活是越简单越幸福。一杯淡茶,一本好书,一个知己,足矣。人生境界到达一定高度,都会归于“淡”,老子的“道之出口,淡乎其无味”,诸葛亮的“非淡泊无以明志”,苏东坡的“人间有味是清欢”……淡,是茶的至美境界,也是人生繁华落尽后的归宿。

心素如简,人淡如茶,茶淡知真味,让平凡的日子平平淡淡才是真。

我家的老物件

□ 周晓为

我家的老物件是1975年我结婚时买的“上海牌”缝纫机。那时结婚兴“三转一响”:手表、自行车、缝纫机和收音机。买自行车和缝纫机都必须要有专门的购物票,而且票很不好搞。当时,我大哥在贵州一个极为偏僻的小县城工作,他帮我搞到了一张缝纫机票,在他们当地买了这台缝纫机,再用厚木板将缝纫机包装好托运回重庆。

之所以想买一台缝纫机,是因为它曾经是我的梦想和希望。

小时候,我喜欢跟着妈妈做女红,用一些花花碎布做洋娃娃的衣服,长大后喜欢钩花绣朵打毛线。文化大革命中,学校进不了,课上不了,书看不了,正当百般无聊之际,楼下搬来一个新邻居王嬢嬢。王嬢嬢是一个裁缝,专门在家帮别人做衣服之类的东西,她虽然有一手裁缝技术,却是一个文盲。她的两个女儿都在外地工作,不时会有来信,便经常请我去给她念女儿的来信并帮她回信。我乐此不疲,顺便在她家学踩缝纫机。慢慢地,便会在她的缝纫机上踩些鞋垫之类的小东西,再之后就可以帮她打一些简单的衣服了。

1969年下乡之后,虽然说是“一颗红心,两种准备”,但对于我们这种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来说,似乎只有一种准备,那就是:扎根农村一辈子。当时,我们生产队壮劳力一天的工分是10分,价值3毛钱。妇女的最高分是9分,价值2毛7分钱,我当时评的分是8分。学会一门手艺,靠手艺吃饭而不是靠挖泥巴吃饭是我当时为自己做的最好打算,什么理想、抱负、愿望在现实面前都是一江春水向东流。

那时在我们生产队有一个裁缝,平时在生产队挣工分,逢年过节或哪家接媳女嫁女需要做衣服,他便扛起缝纫机去雇主家,铺开案板,现场做衣服。一天的工钱是工分的二三十倍不说,雇主还要好酒好肉招待,上下午都要煮一碗红糖荷包蛋。自然,他家是我们生产队最富裕的人家,于是,我决定了——这辈子就做一个游走于田间地头的乡村裁缝。

有了想法就会有干劲,我除了赶场天在场上的缝纫社蹭缝纫机外,每次回到重庆,就去位于解放碑的缝纫门市偷师学艺,站在裁缝师傅的案板前一句话不说,一站就是几个小时。那位裁缝师傅慈眉善目,与我父亲同辈,看一眼就知道我是知青。那时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知青,即使没有的,也对知青

充满了同情。我每次去,这位师傅既不叫我走,也不说话,随便我站多久。去的次数多了,过筋过脉的地方,师傅竟然会主动教我,巧的是那位师傅也姓周,久而久之,我跟周师傅成了忘年交。后来,我每次从农村回来,都会去他家拜见他,还会带些土特产或鸡蛋之类的农产品送给他,我家父母要做衣服也拿到他家去做。

遗憾的是,有一次回重庆时,解放碑地区已经大拆迁,缝纫门市和周师傅的家也不知搬往何处,从此失去了联系。

结婚后经济不宽裕,我又喜欢裁裁剪剪地做衣服,再加上有了这台我心心念念的缝纫机,于是我自己的衣服、孩子的衣服、家里的被褥床单之类的都是我自己做。不仅如此,我还会接一些在衣服或鞋面上扎花的活路,挣些钱补贴家用。下岗后,我租了一个门市,门市的一边卖皮鞋,另一边卖布料,代做衣服加工。这时候的缝纫手艺已经不是一种爱好,而是我主要的生存手段。于是,我除了经常逛新华书店去买有关缝纫方面的技术书外,还订有《上海服饰》等杂志。有一年夏天,我进了一种花色特别的布料,就此设计了一款连衣裙,颇受欢迎,前来定做的人很多。为此,我写了一篇小文章《旧裤改做一步裙》发表在《重庆晚报》上,并拿到了20元稿费。

虽然人们现在的生活水平提高了,经济能力也大为改善,我们的衣服也都在商店买了,但我对缝纫的喜欢一点没减。每次回到重庆,只要有空,都要将缝纫机支起来,将旧衣裤这里改改那里打打,或者买些花花布,打些被套枕头之类的东西。疫情封控期间,我干脆将缝纫机抬到了客厅,将所有想打想改的东西都做了个痛快。

48年过去了,我搬了好几次家,也丢了不少东西,唯独这台缝纫机一直伴随着我,不舍得丢弃。它曾经陪伴我度过了最困难的岁月,见证了我的痛苦、悲伤和幸福,已经成了我最亲密的伙伴。

每次用过缝纫机,我都要将它里外擦洗干净,滴上润滑油,而它回报我的则是轻轻的“嚓嚓”声和均匀整齐的针脚线。

每当我支起机头,它那光滑铮亮如新的模样总是让我感慨人生的沧桑和岁月的流逝。我们都老了,而它还是那样挺拔、风姿绰约、熠熠生辉。

我爱你,我家的老物件,我的缝纫机!

女人四十的人生风景

□ 杨桂敏

曾经以为四十岁离自己很远很远,可一转眼,自己已悄悄地走进了不惑之年。

四十岁生日那天,刚好是个周末。爱人早早去菜市场买了我爱吃的菜回来,把早餐煮好才叫我起床。我一看,是我最爱的小锅米线。热气腾腾的早餐旁边是女儿送上的她亲手做的精致卡片。在这个普通又特殊的日子,内心有说不出的感动。说普通,是因为我一直以来都享受着来自老公、女儿以及家人的爱。四十岁,我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。

三十多岁的时候,我总想着成为一个成功的人,工作严格要求自己,事事要强,尽善尽美,希望获得别人的认可。于是,把更多的时间、精力投入到了工作中,也得到了领导的认可、同事的夸赞。然后,就没有然后了。我留给家人的时间和陪伴少之又少,家人还得承受我的暴脾气和无休止的加班。

渐渐地,身体健康每况愈下,经常感冒、发烧,声音嘶哑,失眠、脱发是常有的事。一天,我的颈椎突然出了问题,严重到住院治疗。住院的一个多月时间里,爱人每天往返于医院、单位、孩子学校和家之间,那段时间,爱人头上的白头发多了起来。看着劳碌而对我十分宽容的爱人,我猛然发现,这并不是我想要的成功,之前对家庭的忽略使我愧疚不已。

于是,我决定改变现状:调整心态,静下心来做自己喜欢的事,抽出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。我开始阅读、写作、画画、弹吉他。下班后和爱人一起做饭,吃完饭一起去散步,锻炼身体,然后再去接女儿。周末和家人、朋友相约到郊外野炊、露营……我从来没有幻想过我会拥有这样的生活,一切都像是梦,却又那么真实。我重新定义了成功的内涵,突然间才发现家庭对我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工作带来的成就感。

四十岁的女人,就像一年当中的秋天。十几、二十多岁的女孩像是春天,有些青涩、懵懂,有些大胆,有些迷茫。三十多的女人像是夏天,人生处于不断进步的阶段。而四十岁的女人,为人处世更加成熟、稳重。不浮躁,不着急,情绪变得稳定,不会再为了一点小事大动肝火,而是会以冷静而理性的方式去对待和处理身边发生的事情。内心变得很柔软,人也很安静,一切的一切都是岁月静好的模样。

亦舒曾说过:“当我四十岁时,略有积蓄,丈夫体贴,孩子听话,这就是成功。”所以,希望所有四十岁的女人,都能将人生的答案,将余生的幸福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,在未来的路上一路阳光灿烂,一路充满希望。